

诗歌往来

——对一个远方读者朋友的回复

“彩云之南裕华村”先生：

感谢您对我小诗的解读。您对我的《芒种》的解读，确乎有知音之感，仿佛独行荒原，终得回声。寥寥数语，求其友声。

您对诗学特别精通，您从《芒种》诗里，从我的文字背后，深刻触及了现代性困境的本质。节气在现代，在高楼林立的“后农业时代”，其符号意义已转化为某些有思考的现代人精神隐喻的载体，其中揭示的，正是数字时代、AI时代人与存在根基、人与大地的断裂。我就是一个“纸上行走”的人，在信息茧房围困的现代，这不是孤立的个人形象，而是一代人的缩影。我们在虚拟世界构建意义，却在真实土地面前失语，这种“围墙里的呼吸”，本质上是生命体验的悲剧。

您提到的“语言焦虑”深获我心，“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如何表达现实的困境？我对语言是怀疑的，当文字成为删除与重建的循环游戏，当“多余的饶舌”暴露出表达的虚妄，写作本身便成了荒诞的剧场表演。这究竟是

“指尖生了锈”，还是“大地养了蛀虫”？

我真是怀疑思维思想还有语言，或者诗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技术异化的时代，一个诗人何为？一个词语何为？但这种病灶并不能解除我的疑惑，也许诗性可以稀释这种困境。

感谢您对“反节气诗”的定位。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人，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对农业社会有很深的情感。但是，现在的诗歌，必须面对我们不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我们的文字不应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节气叙事，充满丰收颂歌，而应反映我们走出农耕，走到精神荒原的真实心态的自白。在AI写作、虚拟体验泛滥的当下，诗人又该如何面对“播种与收割”？

我们也在播种，但不是在大地之上。如何“触到大地脉搏”？这不仅是我的焦虑，亦是许多人的焦虑。如今我们看一下夕阳，看一下地平线，踩一下泥土都成为奢侈。我们渴望文字的坚实，我们又怀疑文字的虚妄，这也许就是我删除的文字的内在考量。我

们渴望现场，渴望在场，这也许就是当代人的困境的精神芒种。

读过您对《芒种》的解读，仿佛在文字的阡陌间遇见了另一位深耕者，在诗的土壤里挖出了现代性困境，您关于存在疏离、语言焦虑与时代病灶的叩问，与我的诗产生了新的共振。

我诗的结尾“指尖生锈”与“大地蛀虫”并置，您解读为“个人责任与时代困境的两难”，这一洞察令人感佩。在我看来，这不是非此即彼的质问，而是您指出了很多当代人面临的困境，当一个写作者怀疑自己“从未播种”时，何尝不是在揭露“大地”已被不可描述的势力、乃至资本、技术等“蛀虫”啃噬得不再适合耕耘？正如工业化农用化肥导致大地板结，农药令食物失却本真。

荒原之上，仍有微光。云南边陲的裕华村与我在中原地带里书房的写作，看似相隔千里，却共享着对“真实”的渴望。您读懂诗中的土地记忆，我在键盘前试图用文字复现一个麦穗，这本身就是一种

跨越时空的“芒种”实践。感谢您的厚爱，这不是“一个节气的诗”，而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但每个在写作中坚持叩问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荒原播下意义的种子。

读您的赏析，让我意识到“芒种”的本质从不是二十四节气表上的刻度，而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是农人弯腰插秧播种收割与土地的对话，是一个写作者删除文字后对真实的逼近，更是每个现代人面对虚拟与现实的隔膜中，坚持用身体感知世界的姿态。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芒种”里，既不困于纸上的行走，也不沦为大地的看客，做一个所谓“悯农者”或看客自了汉。我们深知，毕竟真正的播种，从来发生在指尖触到土壤、呼吸混着麦香的时刻。

大地之上，有我的父老和家园，也有我的精神归宿。

再一次感谢您对《芒种》的解读。诗歌何幸，遇到解人。我等何幸，求其友声！

此致

夏安

黄凌霞

2025年6月16日

《芒种》赏析：一个写作者的内心荒原

□彩云之南裕华村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富生命力的一个节气，象征着播种与希望，孕育与未来。然而，黄凌霞的《芒种》一诗，却从“芒种”出发，写出了一个与土地脱节的现代人、一个写作者的内心荒原。诗人借用节气的传统象征，反其道而行，展现了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体对自我价值、真实生活与写作意义的深刻怀疑与叩问。

1.起笔即问：节气的疑问转向生命的自问

诗的开篇提出一个富有哲思的问题：“从哪一刻起，算是我的芒种？”这是整首诗的灵魂之问。诗人并非在探讨农事时间，而是在追问自己何时曾真正“播种”过人生的意义与成果。对“我的芒种”的探问，其实是对“我的价值”与“我的存在”的探问。这一开头即设下深邃的思维空间，也将芒种从节气转化为一种精神隐喻。

2.与土地断裂：现代人身份的疏离感

接下来的几句：“我只是纸上的行走，触不到大地的脉搏；我只是围墙里呼吸，嗅不到田野播种收获的香甜”。诗

人以“纸上的行走”暗指写作者的身份，行走在语言、文字的世界，却触碰不到现实的土壤与劳动。她身处的是“围墙”而非“田野”，呼吸的是局促而非自由。这一组句子描绘了城市写作者与自然劳动者之间的断裂，也道出了现代人在屏幕和键盘背后，对真实生活的疏离感。这不只是一个写作者的困境，而是整个数字时代里，“体验”被“信息”所取代的普遍现象。

3.写作与沉默：语言的反思与自我否定

诗的中段将写作行为拉入反思：“我打出一行行文字，又删除/那么多余的饶舌和废话”。写作在这里被描绘为一种徒劳的挣扎——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却无法抵达真正的表达。这种对“语言”的怀疑，正是现代诗写作中常见的语言焦虑：当现实如此真实，而文字如此虚弱，我们是否仍能通过写作去“播种”思想与意义？这里不仅是写作的局限，也透露出一个人的沉默欲望：当语言变得多余，是否意味着最真实的感受已经无处安放？

4.结尾反问：荒凉中发出

的最后叩问

“世界辽阔，没有一颗种子是我播下的/也没有一棵麦子是我收割的/我不知道是指尖生了锈/还是大地养了那么多的蛀虫？”尾声是诗中最具张力的部分。诗人承认自己的无所播种、无所收获，仿佛置身广袤世界的边缘，一个从未参与耕耘的人。但接着，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问：“是我生了锈？还是大地出了问题？”这是诗中最具哲学厚度的一问——它反映了现代人在困顿中的两难：是不是努力，还是这个世界本就不再值得去播种？是我麻木了，还是土壤已经腐烂？在这模糊的归因中，诗人将个人责任与时代困境并置，不做裁判，只留下一个开放的、刺痛的叩问。

5.整体风格与情绪价值

整首诗语言简洁、冷静、毫不修饰，但正因如此，反而让每一句更显有力。它不炫技，不抒情，不企图用华丽掩盖荒凉，反而以一种近乎克制的素朴之语，展现出极深的孤独感与思想重量。从主题上说，它是反节气诗——不是自然的丰收礼赞，而是个体的精神荒芜；它是反田园诗——不

是劳作的赞歌，而是虚构者的沉默；它是一首深刻反映当下写作者存在状态的现代诗，是对创作意义与人生实践之间裂缝的真实书写。

6.结语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虚拟、代写、AI生成的时代，这首诗安静却深刻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既不触摸土地，也不播种内心，那我们的“芒种”究竟在哪里？而那被删除的文字、被围墙隔离的呼吸、被指尖锈蚀的触感，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曾经感受到的真实困境？这不是一个节气的诗，而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附：芒种

□黄凌霞

从哪一刻起，算是我的芒种？
我只是纸上的行走，触不到
大地的脉搏
我只是围墙里呼吸，嗅不到
田野播种收获的香甜
我打出一行行文字，又删除
那么多余的饶舌和废话
世界辽阔，没有一颗种子是我
播下的
也没有一棵麦子是我收割的
我不知道是指尖生了锈
还是大地养了那么多的蛀虫？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夏天在哪里(外一首)

□潘崇河

夏天在哪里
在哪里
听，夏天就在你的耳朵里
那花开的声音“吱吱扭扭磕磕碰碰”
你听它们多么像小提琴演奏的音符
那铿锵悦耳的音律
就是徐悲鸿笔下的骏马
在昂首奋蹄勇闯天涯
枣花麦花石榴花
还有那白如云红如火粉如霞的芍药牡丹和莲花
它们都在咧嘴偷笑吟诗作画
看，夏天就在你的眼睛里
那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
鸟虫鱼
早已化作翩翩起舞的仙女
它们正在轻舒广袖笑逐颜开光临神州大地
你瞧，夏天还在孩子们的乐园里
在那炎炎烈日的池塘边小溪里
他们脱光了屁股
和青蛙一起歌唱
和蝴蝶一起跳舞
和游鱼一起搞田径越野赛
蹿上跳下
深吸一口夏天的风吧
那各种花香
那各种果美
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品盛宴满汉全席
犹如那百年陈酿
幽远醇浓沁人心脾
夏天啊夏天
它还在你的头上身上肌肤上
超短袖超短裤超短裙
遮阳伞遮阳帽
全都鼓掌喝彩
一声高唱闪亮登场
颂歌
是谁把蝼蚁装入瓶中
是谁把蝴蝶和鸟儿装入笼中
是谁把太阳和月亮一起装入梦境
我越来越无法看清
因为每一个猎人的手段
都很高明
用迷网无法实现的梦想
干脆利用屠刀和陷阱
最后，那砧板上的鱼流尽
血泪
还不得不昂首挺胸高唱
颂歌
猎人啊！只有你才是真英雄